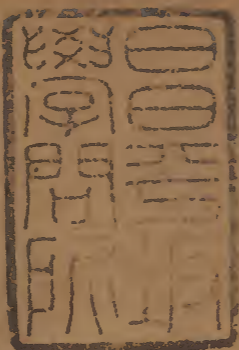


春秋左國公穀分國紀事本末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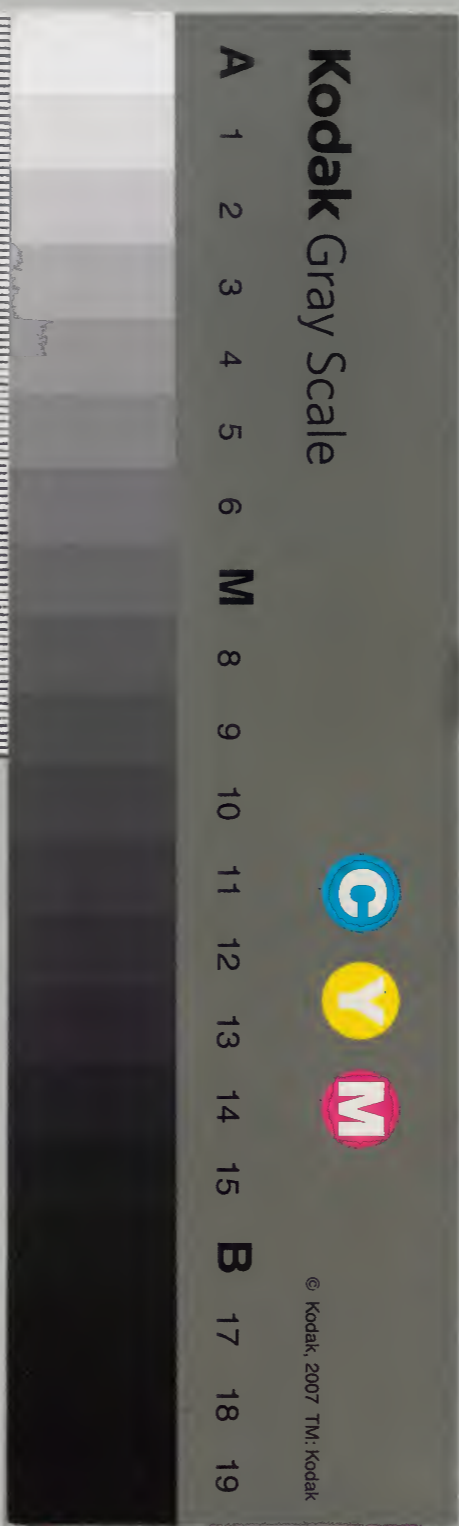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一	一	六	二
六	〇	三	九
冊	架	函	號
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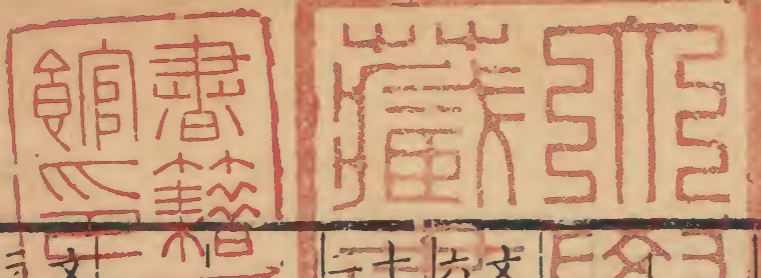
庫文閣內			
二	八		漢
七	四		
五	二		書
函	九		
一	六		類
二	冊		
架			

春秋

共二十三卷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429	
冊數	16	(7)	
函號	275	19	





春秋左國公穀分國紀事本末目次卷八

晉傳中

靈公始末

六文逆公子雍

十戰于河曲國

趙穿侵崇

爭霸爭鄭

三文伐沈沈潰

四年曹伯會正

榕城後學東峯李國華編輯

淺狄侵我庫

七年戰于令狐

十復士會

二年秦伐晉

楚圍江

九年遂救鄭

宣放胥甲父公

趙盾弑君公

處父救江

斗會承筐

四十盟新城

宣元會柴林

晉宋伐鄭

二年四國侵鄭

一十鄭復事晉

戰于郟公

赦林父

三十狄伐晉

四十晉伐鄭

晉攘狄

僖八狄伐晉

六十狄侵晉

八廿作三行

卅一蒐清原

卅三敗狄于箕

六宣赤狄伐晉

一十會攢函

三十赤狄伐晉

五十滅赤狄

六十滅甲氏

三成伐咎如

二十敗狄交剛

秦晉為成

宣八晉狄伐秦

五十魏顆敗秦

九成秦狄伐晉

一十秦晉為成

三十會伐秦

十襄晉伐秦

四十會伐秦

四十會夷儀

六廿滅如晉

郤氏興亡

僖卅三舉冀缺

宣七十盟斷道穀

士會請老國

八十晉衛伐齊

二成戰于鞏

盟于袤婁公穀

晉師歸

獻齊捷

二年作六軍

齊朝于晉國

一十爭鄆田

三十至乞師

五十殺伯宗國

六十獻楚捷國

七十燹卒

春秋紀事本末 卷八 月二 柯風堂

殺三郤國

殺胥童

十弑厲公

趙氏之難

宣 廢胥克

五十獻狄俘

成 殺同括

十 晉景公卒 史記

諸侯貳晉

成 梁山崩

盟巫牟

六 衛侵宋

遷新田

七年盟馬陵

六年書救鄭

八年 書侵蔡

九年盟于蒲

五年會鍾離

晉楚為成

成 歸穀臣

九年歸鍾儀

辰如晉

二十 會瑣澤

至聘楚

六十 鄭叛晉

廩乞師 國

戰鄆陵 國

會沙隨

會伐鄭

七十 括侵鄭

盟柯陵

悼公初政

八十 逆周子 國

悼公立 國

襄 韓厥伐

二年 會戚

城虎牢

三年 盟雞澤 穀

整伐許

邾奚舉善 國

絳戮僕 國

絳和戎 國

五年 會善道

會戚

春秋紀事本末

晉 卷八 月二

公風堂

戊陳

七年韓厥老國

春秋左國公穀分國紀事本末卷八 榕城李國華編輯

春秋左國公穀分國紀事本末卷八

晉傳中靈公始末

榕城李國華編輯

文公六年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盾曰立

公子雍襄庶弟杜祁子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于秦秦舊好

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為難故欲

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紓矣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

辰嬴嬖于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趙盾曰辰嬴賤卑班

在九人其子何震威也之有且為二嬖淫也為先君子不

能求大而出在小國僻也毋淫子僻無威陳小而遠無

春秋紀事本末 晉公八年 公風堂

援將何安焉杜初以君故讓偃姑而上之偃姑姓女生襄公初讓

之在上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愛

其子而仕諸秦為亞卿焉秦大而近足以為援毋義子

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

雍賈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郟釋

七年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 晉先蔑奔秦不言出在外奔

秦伯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卻之

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靈公母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曰先

君何罪其嗣又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

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于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

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

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

嬴且畏偪患其言有理且畏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

秦師及董謹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

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先發制人

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

蓐食潛師夜起蓐食早食于寢蓐戊子敗秦師于令狐己丑先

蔑奔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大

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
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為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
乎弗聽為賦板之三章取芻蕘之言句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
其帑擊通及其器用財賄于秦曰為同寮故也

狄侵我西鄙傳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酆舒且
讓之問勞也舒狄相讓其伐魯酆舒問曰趙衰趙盾孰賢曰衰冬日
之日也盾夏日之日也冬可愛夏可畏

二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傳秦為令狐之
役故冬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

之卻缺將上軍史駢佐之欒盾將下軍欒枝子胥甲胥臣子

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于河曲史駢曰秦不能久

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

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史駢趙盾屬大夫必實為此

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趙夙庶孫曰穿晉君之壻也有

寵而弱不在軍事未涉軍事好勇而狂且惡史駢之佐上軍

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輕兵試敵而速退則激怒趙穿可得一戰秦伯以壁

祈戰于河十二月戊午秦師掩晉上軍掩襲也趙穿追之

不及上軍不動穿獨追之反怒曰曩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

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
 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
 以報乃皆出戰交綏司馬法曰逐奔不遠難誘也從綏
 不及難陷也退軍為綏未接戰而
 兩退曰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憖也明日
 交綏請相見也憖音印傷也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目動心未
 安言肆声
 當節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
 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
 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明年春晉使詹嘉處瑕以守
 桃林之塞

國趙宣子言韓厥于靈公以為司馬軍河曲之役趙孟使
 人以其乘車千行于犯行列獻子執而戮之衆咸曰韓厥必
 不沒矣其主朝升之而莫戮其車其誰安之宣子召而
 禮之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比比義也夫周以舉義比也
 忠信曰周舉以其私黨也夫軍事無犯犯而不隱義也公吾
 言汝于君懼汝不能也舉而不能黨孰大焉事君而黨
 吾何以從政吾故以是觀汝觀其能汝勉之苟從是行也
 始終從臨長晉國者非汝其誰告諸大夫曰二三子可
 以賀我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免于罪矣

十三年傳 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於諸浮趙宣子

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生矣若之何荀林父曰請

復賈季能外事能任在外之事且由舊勳狐偃郤成子缺曰賈

季亂且罪大殺陽處父不如隨會能賤而有耻處卑賤而有廉耻柔

而不犯柔順而不可犯以不義其知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

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于晉使夜逸請自歸于秦

康公許之履士會之足于朝壽餘躡會足欲使行秦伯師于河西

將取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

者吾與之先東人晉人在秦者共先告喻魏有司使士會會辭曰晉人虎

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為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秦

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乃行繞朝贈之

以策策馬過臨別授之以展情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既

濟魏人譟喜也而還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為劉氏

宣公元年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傳討不用命也河曲之戰

俱犯軍命今獨罪胥甲趙穿有庇之而立胥克甲子先卒奔齊

公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然則何言爾近正也此其

為近正奈何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古者刑不上大夫有罪放之而

已黜而宥之干遠也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自嫌有罪當誅故三年不敢去

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已練可以弁冕服
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非古道臣行之禮也引此與待放禮相發明

閔子要經而服事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即人心退
而致仕孔子蓋善之也服事得事君之義致仕盡親之恩言古者不孫順不斥其君

冬晉趙穿師師侵崇傳晉欲求成于秦趙穿曰我侵崇秦
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

二秦師伐晉傳以報崇也遂圍焦晉河外邑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臯傳晉靈公不君厚飲以
彫墻造九層之臺從臺上彈人而觀其避丸也宰夫胹

而煮熊蹯不熟殺之寘諸音本管音類使婦人載以過朝趙

盾士會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患其無道將諫士季曰諫而

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

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

過而能改善莫大焉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

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麇歎曰

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

一于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九月靈公飲趙盾酒伏甲

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

禮也。遂扶以下，公啖夫，燄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為？官中甲起鬪，且出，彌明死之。有起于甲中者，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初，盾田于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音嗣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故免之。遂自亡也。乙丑，趙穿攻靈公于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以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于朝。盾曰：不然。對曰：子為正

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烏乎！我之懷矣，自貽伊戚，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謂遂奔他國，則弑在奔後，可免弑君之名，非謂越竟而反，可不討賊，得免弑君之名也。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壬申，朝于武宮。

公親弑君者，趙穿也。曷為加之趙盾，不討賊也？何以謂之不討賊？晉史書賊曰：晉趙盾弑其君夷獯，盾曰：天乎！無辜，吾不弑君，誰謂吾弑君者乎？史曰：爾為仁為義，人弑爾君，而復國不討賊，此非弑君而何？趙盾之復國奈何？

靈公為無道使諸大夫皆內朝然後處乎臺上引彈而
 彈之已紀音趨而辟丸是樂而已矣趙盾已朝而出與諸
 大夫立于朝有荷畚自閨出者宮門大謂趙盾曰彼何也
 夫畚曷為出乎閨呼之不至曰子大夫也欲視之則就
 而視之盾就視則赫然已支解死人也盾曰是何也曰
 膳宰也熊蹯不熟公怒以斗擊聲去而弑之謂旁擊
 解使我棄之盾曰嘻趨而入公望見趙盾愬而再拜愬
 驚貌禮臣拜然後君答拜茲趙盾遂巡北面再拜稽首
 先拜者以敬拒之使勿言也趨而出靈公心忤焉欲殺之使勇士某者徃入其大門

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上其堂則無人
 焉俯而闕其戶方食魚殮勇士曰子誠仁人也吾入子
 之大門則無人焉入子之閨則無人焉上子之堂則無
 人焉是子之易也也省子為晉國重卿而食魚殮是子之
 儉也君將使我殺子吾不忍殺子也雖然吾亦不可復
 見吾君矣遂刎頸而死靈公聞之怒滋欲殺之甚眾莫
 可使徃者於是伏甲于宮中召趙盾而食嗣之車右祁
 彌明者國之力士也佗然壯勇從乎趙盾而入放乎堂
 下而立盾已食公曰吾聞子之劔蓋利劔也示我將觀

春秋經傳本末

晉卷八

公風堂

焉盾起將進劍彌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飽則出何故拔
劍于君前盾知之躒階而走躒猶超遠靈公有周狗謂之葵
呼葵而屬之葵亦躒階而從之彌明逆迎而踐存之絕
其頷盾顧曰君之葵不若臣之葵也然而宮中甲鼓而
起有起于甲中者抱趙盾而乘之盾顧曰吾何以得此
于子曰于某時所活我于暴桑下者也曰子名誰曰吾
君孰為介子乘矣何問吾名盾驅而出衆無留之者趙
穿緣民衆不說起弒靈公然後迎趙盾而入與之立于
朝而立成公黑臀

穀穿弒也盾不弒而曰弒何也罪盾也罪盾何也靈公朝
諸大夫而暴彈之觀其辟丸也盾入諫不聽出亡至于
郊趙穿弒公而後反趙盾史狐書賊曰趙盾弒公盾曰
天平天平予無罪孰為盾而忍弒其君者乎曰子為正
卿入諫不聽出亡不遠君弒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志于穿
同則書重非子而誰故書之曰晉趙盾弒其君夷臯者
過在下也曰於盾也見忠臣之至于許世子止見孝子
之至盾以不越竟不討賊受弒君之罪忠不至故也止以不知嘗藥受弒父之罪孝不至故也
傳初麗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無晉無公族及成公即

位乃宦卿之適子而為之田宦仕也田邑以為公族又宦其
 餘子亦為餘子適子母弟亦治餘子之政其庶子為公行妾子掌率公戎行
 晉於是其有公族餘子公行趙盾請以括為公族曰君姬
 氏之愛子也趙姬文公姊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公許之
 冬趙盾為旄車之族旄車公行之官盾本卿適子當為公族辟趙括故更掌旄車使
 屏季即趙括以其故族為公族大夫盾以故官屬與括使為衰之嫡

晉楚爭霸爭鄭

文公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

沈沈潰傳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于楚也沈潰

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國君輕走臣不與謀與匹夫逃竄無異

秋楚人圍江傳晉先僕伐楚以救江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傳冬晉以江故告于周王叔

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

還子朱伐江之帥聞晉起師而江兵解故晉亦還也

四年曹伯如晉會正會受貢賦之政傳言晉襄能繼文之業而諸侯服從

九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傳公子遂會晉趙

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

以懲不恪卿皆稱人貶其奉命出會而不共恪爭鄭之始

十一夏叔仲彭生會晉卻缺于承筐傳謀諸侯之從於楚

者九年陳鄭及楚平十年宋聽楚命

十四同盟于新城從於楚者服陳鄭宋也爭鄭二

十七諸侯會于扈傳入宋鄭爭鄭三

宣公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柴林伐鄭傳楚為賈

救鄭遇于北林囚晉解揚晉人乃還爭鄭四

晉人朱人伐鄭傳以報北林之役於是晉侯靈侈趙宣子

為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于楚爭鄭五

二年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傳秦師伐晉遂圍焦晉趙

盾救焦遂自陰地晉地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

在本年二楚鬬椒救鄭曰求合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

于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椒若敖氏之族

世為姑益其疾乃去之以下三年四年至十一年盟辰陵爭鄭者四傳俱已入鄭

十一厲之役鄭伯逃歸傳在六年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

受盟于辰陵又徼事于晉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傳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會將上軍
 卻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為中軍
 大夫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韓
 厥為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林父欲還曰無及于鄭
 而勦民焉用之也勦勞楚歸而動不後士會曰善會聞用
 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
 罪不為有禮凡征伐為有楚軍討罪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
 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

入陳舒討徵今茲入鄭民不罷疲勞君無怨無怨謗政

有經矣荆尸荆楚尸陳也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

卒乘輯睦事不奸矣為宰叔擇楚國之令典軍行

右轅左追蓐車右挾轅為戰備其前茅慮無斥候以茅

無中權後勁中軍制謀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

百官皆象其物類而後動軍政不待戒勅而先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

選于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

有施舍旅客施之惠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

有等差威儀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

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

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

必楚德以柔服而立刑以伐叛而行政以有經而成事

以不奸而得其時稽之典故有從無違揆之禮經

有順無逆如先穀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武勇

何能與楚敵與勤力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

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強而退非夫也以中軍佐

濟荀首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曰師出以律否臧凶有

帥而不從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之尸

實主韓厥謂林父曰彘子先穀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

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

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

師遂濟楚子將飲馬于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壁

人伍參欲戰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

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

為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叔南

轅反旆參言于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

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愎音其三帥者專行不獲欲專

而不聽而無上欲聽從則無上眾誰適嫡從此行也晉

得

晉

十一

公風堂

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
 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鄆之間鄆苦鄭皇成
 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
 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楚師必敗
 先穀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欒書曰楚自克庸以來其
 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討治也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
 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
 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
 箠路柴藍縷敝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墮

不可謂驕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
 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親兵分為二廣
 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十五乘為一廣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每乘步卒百人仍用二十五人為副車十
 五人為副車十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
 五乘為大偏右廣鷄鳴駕馬數時刻至日中
 昏止左廣代而受之至日入止內官序當其夜夜則近官
 以次倣備以戒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
 崇也貴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
 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卜其去就鄭不可從趙朔曰欒伯
 善哉實也其言必長晉國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惟敵

是求克敵得屬鄭也又何侯必從彘子知首曰原屏咎之

徒也咎指彘子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立

少小遭國憂凶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成穆二君將鄭是

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

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

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伺候敵情敢拜君命之辱

彘子以為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

臣遷大國之迹于鄭遷徙也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

子莊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

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單車挑戰又示不欲和以疑晉帥許伯曰吾聞

致師者御靡旌疾驅摩壘而還摩環也樂伯曰吾聞致師者

上言御車此左射以蔽左車左也蔽代御執轡御下兩

馬掉鞅而還兩飾也掉正也使御下攝叔曰吾聞致師

者言車右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右車皆行其所聞而復

晉人逐之左右角之張兩角夾攻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

不能進矢一盡也而已麋興于前射麋麗龜麗著也龜背之隆者晉

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

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

止之。晉魏錡求公族未得，怒，請使遂往，請戰而還。趙旃
穿求卿未得，且怒于失楚之致師者，請召盟。與魏錡偕
 往，卻克曰：「二憾往矣。」二人皆蓄憾弗備，必敗。先穀曰：「鄭人勸
 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
 士會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猝然進兵，喪師
 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
 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彘子不
 可，士會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伏兵七處故上軍不敗。
 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趙旃夜至于

楚軍，席于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乙卯，王乘左廣以逐
 趙旃，旃棄車而走。林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軫車
兵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
 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陣。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
 我。」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師。桓子不知所為，鼓于軍
 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
 師右移，上軍未動。晉餘軍皆去，唯上軍尚陣楚子使告唐侯曰：「不穀
 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
 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游車四十乘從唐

侯以為左拒以從上軍，郤克曰：「待諸乎？」士會曰：「楚師方壯，若萃于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尸之尸，止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臨軍易乘，恐惑人也。以左出，亦以左入，自是楚也。之乘廣先左，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廣兵車重，不能進。楚人甚教之，脫羈，車上兵闌少進，馬還。便旋不進又甚之，拔旆投衡，乃大抽矢蔽納諸厨子。魏之房，葢好箭厨子怒曰：非子之求，知瑩知首，以其族反之。魏錡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不帆風差輕。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楚熊負羈囚

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既乎？首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及昏，楚師軍于邲，晉之餘師不能軍。不能成營宵濟，亦終夜有聲。言其兵衆將不能用公大夫不敵君，此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曷為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莊王代鄭勝乎皇門。郭放乎路衢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莊王。曰：「寡人無良邊垂之臣，言已有過于楚邊陲，以之臣不敢斥莊王干天禍，是以使君王沛焉。」甚怒辱到敝邑，君如矜此喪。去聲

人錫之不毛之地使帥一二耆老而綏焉誰唯君王之命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為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而微至于此微小也積小語莊王親自手旌手其左右搗軍退舍七里子重諫曰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諸大夫死者數人斲艾斲水戍馬養炊死者數百人今君勝鄭而不有無乃失民臣之力乎莊王曰古者杆不穿杆音于飲水皮不蠹則不出于四方喻已征伐勢必死傷是以君子篤於禮而薄於利要其人而不要其土告從服不赦不詳善用心吾以不詳道民災及吾身何日之

有既則晉師之救鄭者至請戰王許諾子重諫曰晉大國也王師淹病矣君請勿許也王曰弱者吾威之彊者吾辟之是以使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令之還師而逆晉寇莊王鼓之晉師大敗衆之走者舟中之指可掬矣王曰嘻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令之還師而佚晉寇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渥濁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鬪况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

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
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
君也。進思盡忠。退已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
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于明。晉侯使復其位。

十三年傳 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 邲戰不得志故 召狄欲為變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于
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已則取之。

十四年 晉侯伐鄭 傳 為邲故也 告于諸侯 蒐焉而還 中行桓

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來鄭人使子張代子

良于楚。鄭伯如楚謀晉故也。鄭以子良為有禮。故召之。

春秋系事之元
卷之八
十一
林

晉攘狄

僖公八年 夏狄伐晉 傳 往歲晉里克帥 敗狄于采桑 梁由靡

曰狄無恥 不耻 從之必大克 里克曰懼之而已 無速衆

狄 虢射曰期年狄必至 示之弱矣 夏狄伐晉 報采桑也

十六年 傳 秋狄侵晉 取狐厨 受鐸涉 汾及昆都 因晉敗也 韓之敗

廿八年 傳 晉作三行以禦狄 荀林父將中行 屠擊將右行 先蔑

將左行 卅一年傳 秋蒐于清原 作五軍以禦狄 趙衰為卿

卅三年 晉人敗狄于箕 傳 狄伐晉及箕 晉侯敗之 卻缺獲白

狄子先軫曰匹夫逞志于君 謂不顧而唾 而無討 敢不自討

春秋系事之元
晉志八
二十一
公風堂

乎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

宣公六年 秋赤狄伐晉晉侯欲伐之林父曰使疾其民數戰為民

疾所以盈其貫將可殪也七年赤狄侵晉取向陰之禾

十一年 秋晉侯會狄于欒欒函傳卻缺求成于眾狄眾狄疾

赤狄之役赤狄潞氏強役眾狄遂服于晉會于欒函眾狄服也是

行也諸大夫欲召狄卻缺曰非德莫如勤非德服人莫如勤以求人

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勤以求人則有功繼之其從狄以求

會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况寡德乎

十三年 秋赤狄伐晉及清林父曰狄罪貫盈殪之其在茲乎

十五年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潞子

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

子之目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鄆舒有三雋才

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雋才雖多何

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路賢人而奪黎氏地黎氏

黎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雋才而不

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

而申固其命審其政令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

有辭而討焉母乃不可乎夫恃才與眾亡之道也商紂

由之故滅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物失其性民反德為亂

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為之文字反其正為之字盡在狄矣災妖亂之

狄已公從之六月林父敗狄于曲梁滅潞盡之豐舒奔衛衛

歸晉殺之七月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立黎侯而還

晉侯賞林父狄臣于室賞士伯渥以瓜衍之縣曰吾獲

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林濁矣羊舌職悅喜是賞

也曰書所謂庸庸用用可祗祗敬敬可者此物也夫士伯庸

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

周不是過也詩陳錫載周能施也率是道也其何不濟

十六年 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傳晉士會帥師

滅赤狄獻狄俘晉人請于王以黼冕命士會將中軍且

為太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

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

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賞不

不濫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備刑

子列 晉國苦盜有卻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間而得

其情晉侯使視盜百無遺一焉喜曰吾得一人而一國

盜為盡矣趙孟曰吾恃伺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卻雍

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羣盜謀曰：吾所窮者卻雍也，相與攻雍而殺之。晉侯大駭，召趙孟曰：信如子言，卻雍死矣。然取盜何方？對曰：諺有之，察見淵魚者不祥，知料隱慝者有殃。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明于上，化行于下，民有耻心，何盜之為？於是舉士會為政，而盜奔秦。

成公三年 晉卻克衛孫良夫伐廕咎 音如傳 討赤狄之餘焉。廕咎如潰，上失民也。

十二年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傳 狄人聞宋之盟以侵晉 宋華元合 晉楚而不設備，晉人敗之。

秦晉為成

宣公八年 晉趙穿帥師侵崇 二年 秦師伐晉 二傳已入晉靈始末

八年 晉師白狄伐秦 傳 春，白狄及晉平 白狄始見 夏，會晉伐秦，晉人獲秦謀者 採探 殺諸絳市，六日而蘓。

十五年 秦人伐晉 無傳 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魏

顛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 顛有

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顛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

及卒，顛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見

老人結草以亢杜回，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

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成公九年秦人白狄伐晉傳諸侯貳故也

十一年傳秦晉為成將

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

穎盟晉侯于河東晉卻驪盟秦伯于河西士燮曰是盟

也何益齊盟所以質信也會所信之始也始之不從其

何質乎所地也始約會所而不能從何以成信乎秦伯歸而背晉成

十三年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

伯邾人滕人伐秦傳夏晉侯使呂相魏錡子絕秦曰昔逮

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

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即世穆公

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勲而

為韓之師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

躬環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

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亦

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

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

克還無害則是我大有造于西也無祿文公即世穆為

不弔不見弔傷蔑死我君輕蔑已死寡我襄公欺其寡弱迭我殺地奸



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保城証之散離我兄弟

撓亂我同盟滑鄭皆姬姓素從晉國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

之舊勲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滄之師猶願赦罪于穆

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文十四年秦使

鬬克歸楚求成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即世康靈即位

康公我之自出晉甥又欲闕剪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師我

螫賊以來蕩搖我邊疆納公子雍我是以有令狐之役文七年

康猶不悛入我河曲黃河千里一曲在晉地伐我涑川俾我王

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文十二年東道之不通則

是康公絕我好也秦不復東通晉及君之嗣也我公景公引領

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去聲盟不肯稱晉利吾有

狄赤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郛芟夷我農功虜劉我邊垂

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宣十五年君亦悔禍之延長也而欲徼福

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

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勲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

以有令狐之會十一年君又不祥善也肯棄盟誓白狄及君

同州同居雍州君之仇讎而我之昏姻也季隗赤狄女白狄獲之君來

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

命于吏君有二心于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雖應許實憎秦

是用告我楚人亦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來告我曰秦背

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

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

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

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

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承君意以

寧諸豈敢徼亂徼要也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

以諸侯退矣飲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秦桓公

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

諸侯是以睦于晉晉欒書將中軍荀庚佐之士燮將上

軍卻錡佐之韓厥將下軍荀瑩佐之趙旃將新軍卻至

佐之卻殺御戎欒鍼為右孟獻子曰晉帥軍乘士和師

必有大功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

隧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

襄公晉師伐秦傳荀瑩伐秦報其侵也在九年入秦傳

十四年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

孫薑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傳諸

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晉秦兵爭始于韓而終此伐以報櫟之役也

在十一年入秦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

濟叔向見叔孫豹豹賦匏有苦葉義取志在必濟叔向退而具

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公孫蠆見衛北宮括曰與人而不

固取惡莫甚焉與人同伐而持心不固取惡于人必甚若社稷何括悅二

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遂濟涇秦人毒涇上流師人

多死鄭公孫蠆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棫林不獲

成焉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

黶曰晉國之命未有是也余馬首欲東乃歸惡偃自專棄之歸

下軍從之左史謂魏絳曰不待中行伯乎絳曰夫子命

從帥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從夫子也偃曰

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

延之役欒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耻

也吾有二位于戎路厭將下軍鍼為戎右敢不耻乎與范鞅馳秦

師死焉士鞅反欒黶謂勾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

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

奔秦

廿四年傳會于夷儀五月秦晉為成晉韓起如秦涖盟秦伯車

如晉涖盟

秦伯弟鍼

成而不結

固也

廿六年傳

春秦伯之弟鍼如

晉修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

修夷儀之成使員答秦命

行人子朱曰

朱也當御

言次當行

三云叔向不應朱怒曰班爵同

同為大夫

以黜朱于朝撫劍從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

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

無私子常易之

謂子朱常變易其往來之言

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

也拂衣從之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

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

心競為忠

不務德而

爭善

不務德之厚薄而爭所行為善

私欲已侈能無卑乎

私欲勝則公義廢

卻氏與亡

宣公卅初曰季

晉臣

使過冀見冀缺釋

冀卻氏故邑

其妻饁之敬

相待如賓問之冀芮之子也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

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

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

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

相桓以濟伯業

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

也各以其罪罰詩曰采芣采芣無以下体君取節焉可

也文公以為下軍大大反自箕

北年缺敗狄于箕獲白狄子

襄公以

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

箕之役先軫死敵事以再命命

先茅之縣賞胥臣

先茅已絕故以其地充賞

曰舉卻缺子之功也以

一命命卻缺為卿復與之冀亦未有軍行

雖登卿位未有軍列

宣公十七年

六月己未公會晉侯

景

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

道傳

春晉侯使卻克徵會于齊頃公惟婦人使觀之卻

子登婦人笑于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

河卻子先歸使樂京廬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

矣卻子至請伐齊弗許請以其私屬

家

又弗許齊侯使

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欽孟高固逃歸夏會于斷

道討貳也盟于卷

權

楚辭齊人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

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温苗

楚聞椒子椒滅見奔晉食邑于苗

見

晏弱歸言于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

皆知不逮

舉也

言羣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齊君恐不

得禮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曰君不出必執

吾使故高子及欽孟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絕君好寧歸

死焉

來會歸死子晉

為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以懷來者猶

懼不克吾又執之以信齊阻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

而反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使反者

高

得辭而害

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

叔李孫行父禿晉卻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首僕同時

而聘于齊齊使禿者御迎也禿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

御跛者使僕者御僕者蕭同叔子處臺上而笑之聞於

客客不悅而去相與立胥閭而語胥閭門名移日不解齊人

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

傳秋八月晉師還君行師從故斷道范武子將老此傳節國語

召文子曰災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于人

之怒必獲毒焉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遘沮君子如祉亂庶

遘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夫卻子之

怒甚矣不逞于齊必發諸晉國不得政何以逞怒卻子

其或者欲已亂于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以

成其怒使彼逞其志庶有易乎無以內易外也爾從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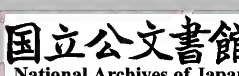
三子惟敬解也乃請老卻克為政

附范文子莫退于朝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秦客庚辭隱語

于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

能也讓父兄也父兄長也爾童子何知而三掩人于朝吾

不在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委笄委委貌冠也笄簪也



年十八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傳至于陽穀齊侯會晉侯盟

于繒以公子彊為質于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

成公二年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

師會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頃戰于鞏齊

師敗績傳孫良夫還于新築不入此春齊衛戰于新築衛師敗績遂如

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卻獻于晉侯許之七

百乘卻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

肅故捷克于先大夫無能為役請八百乘許之卻克將

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

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厥將斬人卻克馳將救之

至則既斬之矣卻子使速以徇曰吾以分謗也師從齊

師于莘六月壬申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

君師辱于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

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于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

羣臣請于大國無令輿師淹于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

所辱命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桀擔也禽之而乘其

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癸酉師陳

于鞏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張御卻克鄭丘綏

為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卻克

傷于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解張曰自始合

而矢貫予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殷烟同赤豈敢

言病吾子忍之三軍之心在此車矣車進則進退則退其耳目

在吾旗鼓車無退表表旌鼓無退聲軍事集矣受命于

廟受脤于社脤宜社之肉盛以蜃氣甲冑而効死戎之政也若之

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左并轡右援枹音孚而鼓郤

聞言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

山韓厥夢子輿厥謂已曰且避左右避車左故中御而

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

之非禮也射其左左車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逢丑

父與君易位將及華泉驂絙于木而止丑父肱傷于蛇

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紼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

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

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避而忝兩君臣

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承齊空乏丑父使公下如

華泉取飲詐使公鄭周父御佐車宛蒺為右載齊侯以

免韓厥獻丑父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

春秋左傳卷八 十一 公風堂

患者有一于此將為戮乎。卻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求丑父，三入三出，入于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狄衛畏齊強，故共免護之。遂自徐關入，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避女子。使辟君。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主銳兵者。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言餘人不乃可復如何。乃奔齊侯，以為有禮。先君後父問之。辟司徒之妻也。主壘者。予之石，音壁。晉師

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國佐賂以紀甌。甌，玉磬，滅紀所得。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賓媚人佐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于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先王以孝治天下，質其母是違王命。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于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物相也。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或南或東，從其土宜。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

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禹湯文武之王旺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遘。聚也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詞矣。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威，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

之幸，亦云從也。况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紆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以爲魯衛，請苟有以藉口，而復于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秋七月，晉師及國，佐盟于袁婁。召陵退師而後盟，修禮于楚也。袁婁，進師而後盟，不禮于齊也。以齊桓之所不敢，而四國大夫敢爲之，甚矣鞏戰之忿也。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

公君不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何佚獲也。已獲而逃其佚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齊侯之妻 二十

獲奈何師環齊侯晉卻克投戟逡巡再拜稽首馬前逢
丑父者頃公之車右也面目與公相似衣服與公相似
代頃公當左使頃公取飲公操飲而至曰革更取清者
公用是佚而不返逢丑父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君已
免矣卻克曰欺三軍者法奈何曰法斮斬也于是斮丑父
鞏去國五百里袁婁去國五十里一戰綿地五百里焚
雍門齊城也之茨蓋也侵車東至海君子聞之曰夫甚甚之
辭焉逼齊之甚而又甚齊有以取之也齊之有以取之何
也敗衛師于新築侵我北鄙傲卻獻子齊有以取之也

爰婁在師之外言師已迫其國卻克曰及魯衛之侵地以紀侯
之虜來以蕭同姪子之母為質使耕者皆東其畝循壟東行
戎車利然後與子盟國佐曰及魯衛之侵地則諾以紀
侯之虜來則諾以蕭同姪子之母為質則是齊侯之母
也齊侯之母猶晉君之母也晉君之母猶齊侯之母也
使耕者盡東其畝則是終土齊也不可請一戰一戰不
克請再再不克請三三戰不勝則齊國盡子之有也何
必以蕭同姪子為質揖而去之卻克眖魯衛之使使以
其辭而為之請于是而與之盟眖音叱目不正也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晉卷八 十五 公風堂

傳 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爾也乎對曰師
 有功國人喜以迎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
 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卻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
 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
 之如卻伯對曰庚所命也荀庚將克之制也爰何力之
 有焉欒伯見公亦知之對曰爰之詔也欒書下軍帥
 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國語秋公會晉師于王鄭賜三
 帥御克士先路三命之服車所建所司馬司空輿帥候
 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三年夏公如晉拜汶陽之田

傳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
 夷戎狄不式也王命淫酒毀常淫于色酒于王命方伯
 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
 也懲夷狄之不敬兄弟甥舅侵敗王畧王室之經王命
 伐之告事而已告成事不獻其功不以所以敬親
 暱敬重親戚暱愛今叔父克能遂有功于齊
 而不使命卿大國三卿二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
 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鞏朔為上軍大夫名又
 奸先王之禮獻捷余雖欲于鞏伯欲受其敢廢舊典以

春秋左傳卷之六 昭公八年 十月

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而太師之後也齊世與周昏寧

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以淫亂從肆

怒于晉國抑豈不其嗜欲以取士莊伯即鞏不能對王使委于三吏

委屬也三公者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

天子之吏也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於周王以鞏

於卿禮一等禮以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於周王以鞏

伯宴而私賄之王既詰鞏朔後與之使相告之曰非禮

也勿籍書也言此私行宴賄非禮之正勿書之為禮典

三年十二月甲戌晉作六軍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驪趙旃皆為卿賞鞏之功也

傳齊侯朝于晉將授玉執玉為贄卻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為婦

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言此來以謝婦人之笑非

任音晉侯享齊侯齊侯視韓厥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

曰服改矣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為兩君之在

此堂也

國卻獻子伐齊齊侯來來朝獻之以得隕命之禮獻致饗也

數如征伐所獲國君之獻禮也伐國獲獻籩豆之

君為隕命今頃公未獲不宜待以此禮曰寡君使克也

不腆敝邑之禮為君之辱敢歸諸下執政以愍御人愍

也御人婦人以報報苗焚皇曰卻子勇而不知禮矜其伐

婦人之笑已者報

春秋左傳卷之六 昭公八年 十月

而耻國君待以隕命之禮其與幾何言將不終命也

十一年傳 郤至與周爭御田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郤至

曰温吾故也故不敢失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

撫封撫有封地蘓忿生以温為司寇與檀伯達封于河河內蘓

氏即狄又不能于狄而奔衛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温狐

氏狐處先處之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

也子安得之晉侯厲使郤至勿敢爭

十三年 春晉侯使郤至來乞師傳將事不敬孟獻子曰郤氏

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克

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
七何為

十五年傳 晉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害疾也及欒弗忌晉賢大夫伯州

犁伯宗子奔楚韓厥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

而驟絕之不亡何待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

王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于難

國 伯宗朝以喜歸其妻曰子貌有喜何也曰吾言于朝諸

大夫皆謂我智似陽子對曰陽子華而不實主尚言而

無謀是以難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吾飲諸大夫酒

而與之語。爾試聽之。曰諾。既飲。妻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不能戴其上久矣。難必及子。子盍亟索士。憇庇州犁焉。得畢陽。及欒弗忌之難。諸大夫害伯宗。譖而殺之。畢陽送州犁于楚。

十六年傳

晉侯使卻至獻楚捷于周。

此年敗楚于鄢陵

與單襄公語。驟

稱其伐。單子曰。溫季其亡乎。位于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言必亡也。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顯稱所以明其可乎。

國

晉克楚于鄢。使卻至告慶於周。未將事。王叔陳生飲之。

酒交酬。好貨皆厚。

交酬之幣宴飲之貨皆厚

飲酒宴語相悅也。明日

王叔譽諸朝。卻至見召桓公。與之語。召公告單襄公曰。

王叔子譽溫季。以為必相晉國。相晉國必大得諸侯。勸

二三君子。必先導焉。可以樹

導晉侯升卻至上卿可以樹思

今夫子見

我以晉國之克也。為已實謀之。曰。微我。晉不戰矣。楚有

五敗。晉不知乘我則強之。背宋之盟一也。

成十二年盟宋十六年伐

宋薄德。而以地賂諸侯。二也。

以汝陰田賂鄭叛晉從楚

棄壯之良。中

時而用幼弱。子

子三也建立卿士。而不用其言。四也。

子囊不肯

背晉而不聽夷鄭從之。三陳而不整。五也。三陳夷鄭楚也臯不由晉。

晉得其民。四軍之帥。旅力方剛。卒伍治整。諸侯與之。是

有五勝也。有五勝以伐五敗。而避之者非人也。臯范不

欲我則強之戰而勝。是吾力也。且夫戰也。微謀也。微無也吾

有三伐。功也勇而有禮。反之以仁。吾三逐楚君之卒。勇也

見其君必下而趨禮。也能獲鄭伯而赦之。仁也。內傳卻至從鄭

伯是已若是而知晉國之政。楚越必朝。吾曰子則賢矣。抑

晉國之舉也。不失其次。吾懼政之未及子也。謂我曰夫

何次之有。昔荀伯自下軍之佐以政。趙宣子未有軍行

而以政。今欒伯自下軍往。是三子也。吾又過於四之無

不及。至言已才優于荀趙若佐新軍而升為政。不亦可

乎。將必求之。是其言也。君以為奚若。襄公曰。人有言曰

兵在其頸。其卻至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稱舉也非以讓

也。惡其蓋人也。蓋掩也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蓋也。求蓋

人。其抑下滋甚。故聖人貴讓。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

也。上陵也在禮敵。均體必三讓。聖人知民之不可加也。故王

天下者。必先諸民。然後庇焉。則能長利。先安民後自庇長有福利今

卻至在七人之下。而欲上之。是求蓋七人也。其亦有七

也。



怨怨在小醜猶不可堪而况在侈卿乎其何以待之待也 備

也 晉之克也天有惡於楚也故傲之以晉而卻至佻佻也

天以為已力不亦難乎佻天不祥乘人不義不祥則天棄之不義則民畔之且卻至何三伐之有夫仁禮勇皆

民之為也民力所為以義死國謂之勇奉義順則謂之禮畜義豐功謂之仁豐大也 姦仁為佻姦偽行仁 姦禮為羞恥也 姦勇

為賊害國也 夫戰盡敵為上守和同順義為上和而不戰尊順王義 故制戎以果毅制朝以序成朝不越爵則政成 畔戰而擅舍鄭

君賊也棄毅行容羞也行下趨之容 畔國即仇佻也背晉舍鄭欲以

偷 有三姦以求替于上遠于得政矣替廢也 以吾觀之兵在其頸不可久也雖吾王叔未能違難太誓曰民之所

欲天必從之王叔欲卻至能勿從乎卻至歸明年死難及伯輿之獄王叔奔晉

十七年傳 范文子反自鄆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夫以德勝者猶懼失之而况驕泰乎難

將作矣愛我者惟祝我使我速死無及于難六月戊辰士燮卒

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犇卻至傳 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鄆

春秋已言本末 晉 公風堂

陵上年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胥克子宣八年卻缺廢胥

克以胥克之廢也怨卻氏而嬖于公卻錡奪夷陽五田

五亦嬖于公卻犢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

妻子同一轅既矯亦嬖于公樂書怨卻至以其不從已

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投告公曰此戰也卻至

實召寡君以東師齊魯之未至也與軍帥之不具也荀

居守卻錡乞師故云不備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樂書

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鄆陵戰時楚子

問卻至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嘗試也卻至聘于周樂書

使孫周見之孫周襄公曾孫悼公公使覘之信遂怨卻至公田與

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田獵之禮尊者先殺屬公無道先婦人而後卿

佐卻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卻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

欺余公反以卻奪孟張豕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卻族大多怨

去大族不逼敵多怨有庸不逼公室計多怨者易有功公曰然卻氏

聞之卻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卻至曰人所以立信

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

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

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安處君位得

乎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
 焉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衆
 公使清弗黓助之抽戈結衽藏戈而偽訟者三郤將謀于榭偽若爭訟曲直三矯以戈殺郤錡郤犢于位
 郤至曰逃威也凶威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
 胥童以甲劫樂書中行偃于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
 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為姦
 在內為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德遠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
 臣偪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

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奔狄公使辭于二子曰寡人有討于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于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為卿

國柯陵之會在此年傳入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郤

錡見單子其語犯陵犯郤犢見其語透錡郤克子犢錡

透回加郤至見其語伐至犢之弟齊國佐見其語盡魯

成公見言及晉難及郤犢之讚內傳十六年會于沙隨

于晉傳單子曰君何患焉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郤其當



之乎魯侯曰寡人懼不免于晉今君曰將有亂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對曰吾見晉君之容聽三卻之語殆必禍者也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目以處義也宜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國之大事也於是乎觀存亡故國將無咎其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德矣視遠日絕其義視遠神馳絕其宜也足高日棄其德人君容佩有節步高失儀棄其德也言爽日反其信聽淫日離其名淫濫離失名聲也夫目以處義足

以踐德口以庇信言行相覆為信耳以聽名者也故不可以不慎偏喪去聲有咎步言視聽而亡既盡喪則國從之晉侯爽二官視與步是以云夫卻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大夫號為八卻可以戒懼矣高位實疾僨疾速僨隕也厚味實腊毒也厚味喻重祿腊毒也味厚者其毒亟今卻伯之語犯叔适季伐犯則陵人适則誣人伐則掩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陵誣掩也其誰能忍之雖齊國子亦將與焉立于淫亂之朝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唯善人能受盡言齊其有乎吾聞之國德而鄰于不脩必受其福已國有德而鄰于不脩德今君偏



于晉而鄰于齊，齊晉有禍，可以取伯，無德之患，何憂于
 晉？且夫長狄之人，長狄謂叔孫原以獲狄名利而不義，好利而不義其利
 淫矣，淫所利者驕淫之事流之若何？流放也魯侯歸，乃遂僑如，晉殺
 三郤，明年晉侯殺葬于翼，東門以車一乘，齊人殺國武
 子。

晉殺其大夫胥童，傳閏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胥童，民
 不與郤氏胥童道，君為亂，皆書曰：晉殺其大夫。郤氏失民胥童

年十八庚申，晉弑其君州蒲，不稱臣君無道，**傅**公遊于匠麗氏，欒書

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匄，匄辭，召韓厥，厥曰：古人有言
 殺老牛莫之敢屍也，主也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
 厥也。正月庚申，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厲公。

趙氏之難

宣公八年

晉胥克有蠱疾

下軍佐

郤缺為政廢胥克使趙朔佐

下軍

克胥臣孫胥甲子甲有罪被放

十五年

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

晉滅赤狄獻俘

不敬劉康公曰不

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

原叔趙同

天奪之魄矣

成公八年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趙同趙括初趙嬰

趙盾弟

通于趙莊姬

趙朔妻原屏

趙同趙括嬰之兄

放諸齊嬰曰我在故樂氏不作

亂

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

言已能使莊姬護趙

我何害弗聽遂亡

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譖之景

公曰：「公屏將為亂，欒卻為徵。六月，晉討趙盾，趙盾從姬畜于公宮，武趙朔子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公曰：「成季之勲，趙衰宣孟盾之忠，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主，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邪？王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年十丙午，晉侯獯鬻卒。傳：景公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于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

曰：「不食新矣。」新麥公疾病，求醫于秦，醫緩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育荒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熨灸達針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六月丙午，景公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為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脹如廁，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公出諸廁，遂以為殉。屠岸賈古者始有寵于靈公，至景公，賈為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為賊首，以臣

史記

春秋左傳卷八

晉卷八

四六

公風堂

弑君子孫在朝何以懲。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為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且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賈不聽。厥告趙朔趣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不恨。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于下宮，殺趙朔、同、括、嬰、齊，皆滅其族。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匿公宮。趙朔客曰公孫杵臼，曰：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朔婦免身，生男。賈聞之，索于宮中，夫人置兒絝中。

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嬰謂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復必且復索之，奈何？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死易，立孤難耳。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強為其難者，吾為其易者，請先死，乃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匿山中。嬰出，謬謂諸將軍曰：嬰不肖，不能立趙孤，誰能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程嬰攻杵臼，曰：謬曰：小人哉！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我，縱不能立而忍賣之乎？抱兒呼曰：天乎！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

活之獨殺杵臼可也。諸將不許，遂殺曰：與孤兒，諸將為趙氏孤兒，良已死，皆喜。然趙氏真孤，乃反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為崇。公問韓厥，厥知趙孤在，乃曰：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衍者，皆羸姓也。中，仲，衍人，面鳥喙，降佐殷帝太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幽厲無道，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嘗絕祀。今吾君獨滅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趙尚有後子孫乎？厥具以實告。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

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眾以脅諸將，而見趙孤。趙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為之，矯以君命，弁命羣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羣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羣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遂反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及趙武冠為成人，程嬰乃辭諸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後。今武已立為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趙武啼泣頓首，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

春秋經傳集解卷之六
子至死而子恐去我死乎嬰曰不可彼以我為能成事
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為不成遂自殺趙武服
齊衰三年為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絕

諸侯貳晉

成公五年梁山崩景公以傳驛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道遇重車

使避重人曰待我迴避不如捷邪之速也問其所居曰

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

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國所主祭者山川故山

崩川竭君為之不舉去盛饌降服乘縵縵素車徹樂出

次息八音祝幣史辭陳玉帛國三日哭以禮焉禮山川之神

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以見不可遂

以告而從之

春秋經傳集解卷之六 晉 公風堂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景齊侯頃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傳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

向為人辭以子靈之難子靈公子圍龜傳入宋

六年衛孫良夫帥師侵宋傳三月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

甯相鄭人伊維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師于

鍼衛人不保不守備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

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唯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

備若襲之是棄信也俘雖多而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

師還衛人登陴始設備

傳

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郕古國名之地沃

饒而近鹽音古塩也國利君樂不可失也公揖韓厥而入曰

何如對曰不可郕瑕土薄水淺其惡易觀惡疾疥易觀

則民愁民愁則墊隘羸困也於是乎有沉溺濕疾重腿足腫之

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垢惡

且民從教醇厚從上教令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鹽國之寶也

國饒則民驕伏近寶公室乃貧民皆逐末不務本富者不可苛求貧者易至流

亡公室由以貧困不可謂樂公說從之夏四月遷于新田

七年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傳尋蟲牢之盟在五且莒服故

也。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軍藏府也。九年，晉歸鍾儀，傳入晉，楚為成。

六年，晉欒書帥師救鄭，楚師還。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

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請于武子。欒書

將許之。知首士燮、韓厥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

吾遂至于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

雖克，不令不可號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

焉？若不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還。於是軍帥之欲

戰者，衆或謂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

衆，子為大政，將酌于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

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

衆，故也。」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為主，可

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還侵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

也。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

八年，晉欒書帥師侵蔡，遂侵楚，獲申、驪。是行也，鄭伯將會晉

師，會伐門于許，東門大獲焉。許無備

九年，公會晉侯、景齊侯、頃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

盟于蒲。傳為歸汶陽之田。二年戰，鞏使齊歸魯。八年齊服使魯還齊。故諸侯

貳于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在七年。傳入鄭。季文子

謂士燮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

待之堅忍疆毅以御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是行也

將始會吳吳人不至為十五年會鍾離

十五年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

衛孫林父鄭公子魴邾人會吳于鍾離傳始通吳也此

吳之始亦晉以諸侯大夫會吳之始自是大夫自為會矣

晉楚為成

成公三年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

瑩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瑩曰子其

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為俘馘執

事不以釁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

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緩也其民力民

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繫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

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

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

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繫臣得歸骨于晉寡君之以為戮
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首其
請于寡君而以戮于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許戮君不而
使嗣宗職次及于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其
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
曰晉未可與爭重為之禮而歸之 知瑩之在楚也鄭
賈人有將寘諸褚中也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
賈人如晉瑩善視之如實出已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
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

九年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

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在七年傳使脫之召而弔之

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伶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

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

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太子也師

保奉之以朝于嬰齊子而夕于側反子也尊卿不知其他

公語范文子范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

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太子抑無私也稱少小以示名

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

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十二月，楚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脩好。結成十年，春，晉景公使糴莜如楚，報公子辰之使也。宋華元善于楚，令尹子重又善于晉，栾書聞楚人既許，晉糴莜成，而使歸，復命矣。十一年冬，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

年十二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傳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癸亥盟于宋西門之

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不庭。計背叛不來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胙國。此十六句皆誓詞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澤，成故也。

傳

郤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共饗之。子反相為地室而懸

焉。為樂室于地之下郤至將登金奏，作于下，驚而走出。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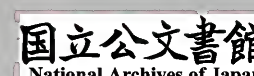
反曰：日云暮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即郤至交讓詞多率

以賓主明之。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燕享重

之以備樂軒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
 子反曰如夫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
 焉用樂寡君湏矣吾子其入也賓曰若讓之以一矢責讓
 之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為世之治也諸侯間于天子之
 言事則相朝也王事間缺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
 儉享有體薦設凡而不倚爵盈而宴以示慈惠宴則折
 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各安
 民得安百官承事朝而不夕安事無事故朝此公侯之所
 以扞城衛也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于城及其亂

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尺丈地以盡其民略也其
 武夫以為已腹心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
 下有道則公侯能為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今
 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為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
 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
 無日矣夫冬楚公子罷如晉聘且涖盟十二月晉侯及
 楚公子罷盟于赤棘

十五年 楚子伐鄭子反背盟 十六年 楚求成于鄭鄭叛晉衛
 獻公伐鄭至于鳴雁為晉故也



十六年 晉侯厲使欒黶來乞師傳 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

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公無道三卻驕若諸侯皆叛當懼而修德 若唯

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

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卻欒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

黶來乞師

厲公將伐鄭范文子不欲曰若以吾意諸侯皆畔則晉

可為也唯有諸侯故擾擾焉凡諸侯難之本也畔輒得用師

鄭憂滋長安用鄭楚必爭之 卻至曰然則王者多憂乎文子

曰我王者也乎哉德不夫王者成其德而遠人以其方如之

賄歸之故無憂今我寡德而求王者之功故多憂子見

無土而欲富者樂乎哉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共鄭伯成 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傳 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預 往

楚子救鄭司馬子 將中軍令尹子 將左右尹子辛將右

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澤 刑詳祥

義禮信戰之器也器猶用也 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

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

事節動不失利則事得其節 時順而物成羣生得所 上下和睦周旋不

逆理動順求無不具上下應各知其極極中也各知其故詩

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言立其眾民無不得中正是以神降之福時

無災害民生敦厚大和同以聽聽民心和同莫不盡力

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

其民而外絕其好不施惠瀆齊盟不詳而食話言信不

奸時以動禮不順時而疲民以逞刑不正邪而民不知

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皆陷于罪人各憂恤

其所底至之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必敗姚句耳先

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思慮也

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

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偽逃楚可以紓

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

事君多矣六月晉楚遇于鄢陵范文子不欲戰卻至曰

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眾散箕之役先軫不反命死于邲

之師荀伯不復從無紀皆晉之耻也子亦見先君之事

矣今我辟楚又益耻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去戰也有

故秦狄齊楚皆強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強服矣敵楚

而已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

釋楚以為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
 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于軍中而疏行首九軍屯必
 今楚壓晉軍戰地迫狹不可出陣故自塞井開井結竈
 平竈結陣于軍中當陣前疏決營壘為戰道晉楚唯天
 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
 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窳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
 之必獲勝焉卻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
 子重子反相惡不和惡如字王卒以舊親兵罷老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
 陳不成軍而陳不違晦晦月終陰盡在陳而囂合而加囂
 陳合不結陣各顧其後莫有闔心各懷後顧無心戰闔我必克之楚子登
 宜靜

巢車車上為櫓以望晉軍伯州犁伯宗子前侍于王後王曰
 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于中軍矣曰合謀也
 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
 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皆
 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
 戰禱也伯州犁以公卒晉侯告王苗賁皇楚闕在晉侯
 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左右國士在指州且厚多不可
 當也苗賁皇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
 擊其左右而三軍萃于王卒必大敗之先分精兵擊楚左右隨合三軍

併擊王卒公從之郤毅御厲公欒鍼欒書子為右彭名御楚共

王潘黨為右右首御鄭成公唐苟為右欒范以其族夾

公行二族強在左右陷于淖泥也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

退君前故國有大任焉得專之身當元帥大任安且侵

官冒也御為失官慢也離局遠其姦也有三罪焉不可

犯也乃掀軒公以出于淖捧車軒起楚潘黨與養由基躡

聚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一札葉為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

此何憂于戰王怒曰大辱國賤其尚力詰朝爾射死藝當以藝死

魏錡夢射月中之退入于泥占之曰姬姓日也周姓為尊象日

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于泥亦必死矣及

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魏錡中項

伏弋伏于弓衣而死以一矢復命郤至三遇共王之卒見王必

下免胄而趨風王使工尹襄問遺之以弓曰方事之殷

也有誅赤韋熟皮之跗注戎服跗音夫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

無乃傷乎郤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

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近也蒙甲冑不敢拜命禮介者不拜敢告

不寧君命之辱辱君賜命不敢自安為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

者而退韓厥從鄭伯其御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

屢回顧心不在御馬可及也。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卻至從鄭伯，其右曰：「謀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欲遣輅車迎後登車以執卻至曰：「傷國君者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之，輅音迓。」公惟不去其旗，是以敗于熒。乃內旌于弣中。唐苟謂首曰：「我不如子。」謂石首乃君親臣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止而楚師薄于險，薄迫也。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為國故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中晉人之車而折其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穀，鑿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使楚子重問晉

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以整齊為勇又問：「臣曰：好以暇。」閒暇謂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曰：「寡君之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其行人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我言于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識于札受而飲之，免。脫也使者而復鼓，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鷄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狗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脩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

春秋紀事本末 晉卷八 六一 公風堂

子反謀穀陽豎獻飲于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
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
立于馬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也佞才也何以及此君其戒之
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天道無親唯德是授吾
庸知天之不授晉且以勸荆乎夫德福之基也無德而
福隆猶無基而厚墉其壞也無日矣

國鄢陵之役晉伐鄭荆救之大夫欲戰范文子不欲曰吾
聞君人者刑其民以刑正其民成而後振武于外成平也是以
內和而外威畏也今吾司寇之刀鋸日弊刀鋸小人之刑而斧鉞

不行斧鉞大刑也內猶有不刑而况外乎夫戰刑也用兵
刑刑之過也刑之過也刑之用于過者過由大臣而怨由細怨望由細民
故以惠誅怨誅除也以忍去過忍以義也細無怨而大不過
而後可以武刑外之不服者今吾刑外及乎大人而忍
于小民將誰行武武不行而勝倖也倖以為政必有內
憂且唯聖人能無外患又無內憂距非聖人必偏而後
可偏而在外猶可救也疾自中起是難盍姑釋荆與鄭
以為外患率諸臣之內相與必相輯睦今我戰又勝荆
與鄭吾君將伐知而多力功也急教而重斂大其私暱而

春秋紀事本末 晉 卷之六 公武堂

益婦人田不奪諸大夫田則焉取以益此諸臣之委室
 而徒退者將與幾人徒空與辭也其產生將害大武子
 曰晉國故有大耻三今我任晉國之政不損晉耻又以
 違避蠻夷以重之雖有後患非吾所知也文子曰擇福
 莫若重擇禍莫若輕晉國固有大耻與其君臣不相聽
 以為諸侯笑也惠公不聽慶鄭先穀不聽林父先軫不聽襄公盍姑以違蠻夷
 為耻乎欒武子不聽與楚戰于鄢陵大勝之於是乎殺
 三郤而尸諸朝國人弗蠲潔也不潔遂殺諸翼厲公之
 所以死者唯無德而功烈多服者衆也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傳戰

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衛侯出于衛師出公出于壞

隤齊衛魯皆後期晉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傳諸侯之師次于鄭西

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督揚鄭東地畏聲伯使叔孫

豹請逆于晉師為食于鄭郊師逆以至聲伯四日不食

以待之待豹與食使者而後食及晉逆既至又先食豹

言其諸侯遷于制田伐鄭之師知瑩佐下軍以諸侯之

師侵陳至于鳴鹿遂侵蔡未反諸侯遷于潁上戊午鄭

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將主與軍相失

年十七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傳正月鄭子駟侵晉虛滑衛

北宮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夏五月鄭大子髡頑侯孺
釋為質于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戍鄭夏公會尹子單子

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傳尋戚之盟也楚子重救鄭師于

首止諸侯還秋公至自會冬公會單子襄晉侯宋公

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傳十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

救鄭師于汝上十二月諸侯還公至自伐鄭

悼公初政

成公十八年傳正月荀瑩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

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

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

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羣

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辛巳朝于武宮

武公曲沃逐不臣者七人夷羊五周子有兄而無慧不

始命君之屬能辨菽麥故不可立

國晉襄公孫談之子周適周事單襄公立無跛視無還晴

旋聽無聳不聳言無遠非耳目所及言敬必及天象天之敬

言忠必及意出自心意言信必及身先信于身言仁必及人

博愛言義必及利能利人言知必及事能處事物言勇必及

制以義為制言教必及辨別也別是非言孝必及神孝

鬼神則言惠必及和言致和睦言讓必及敵雖在匹敵

存者信言惠必及和乃能惠愛言讓必及敵猶以禮讓

晉國有憂未嘗不戚有慶未嘗不怡襄公有疾召頃公

而告之曰必善晉周將得晉國其行也文能文則得天

地天地所胙小而後國小則得國夫敬文之恭也文者德之

一義皆忠文之實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愛也義文之

制也知文之與也知所以載勇文之帥也以勇帥行其

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讓文之材也材

也象天能敬帥意能忠循已心意思身能信思誠其

人能仁利制以利能義事建立百能知帥義循義而行能勇

施辨能教施其道化昭神能孝昭顯也尊顯慈和能惠

推敵能讓體敵而推先之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天六地五六

行數之常也經之以天緯之以地以陰陽風雨晦明六

而成經緯不爽文之象也文王質文故天胙之以天下

之經緯不爽文之象也文王質文故天胙之以天下

夫子被之矣文王質性有文德周且吾聞成公之生也

毋夢神規其臀以墨曰使有晉國三而昇驪之孫於今再矣襄公曰驪此其孫也昭穆又近可以得國晉仍無道而鮮曹其將失之必早善晉子其當之也及是竟有晉國

二月乙酉朔悼公即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已責施恩惠舍勞役

止逋逮鰥寡振廢滯起舊德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

歛宥罪戾節省也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使民以時不使縱欲以奪之

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為卿荀家荀會欒廙韓無忌為公

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士渥濁為大傅使修

士會之法賈辛為司空使脩士蒞之法欒糾御戎校正

屬焉校正主馬官使訓諸御知義荀賓為右司士屬焉使訓

勇力之士時使司士車右之官勇力多不順命訓以共時之使卿無共御立軍

尉以攝之省卿御戎軍尉攝之初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

為司馬絳魏驍子張老為候登主斤候者鐸遏寇為上軍尉籍偃

為之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相親以聽上命程鄭為乘馬御

乘車六開六駟屬焉六開之駟使訓羣駟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

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官守其業無相踰易爵不踰德師不陵

正旅不偪師正軍將命卿師二千五百人之帥旅五百人之帥言上下有和不相凌偪民無

謗言所以復霸也

國公即位使呂相佐下軍相呂曰邲之役呂錡佐荀首獲

穀臣與襄老以免知瑩錡子鄆之役親射楚王而敗楚師以

定晉國而無後無顯其子孫不可不宗也使彘季將新

軍曰武子之季文子之毋弟也士會武子宣法以定晉

國至于今是用文子勤身以定諸侯至于今是賴夫二

三子之德其可忘乎故以彘季屏藩其宗使令狐文子

佐之曰克潞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顆身卻秦師于輔

氏親止杜回勲銘于景鐘景公至于今不育遂其子不

不可不興也君知士渥濁之帥志博聞而宣惠於教也

使為太傅知賈辛之能以數宣物定功也使為司空數

也司空掌邦土故以計知欒糾之能御以和于政也使

為戎御政軍政戎御知荀賓之有力而不暴也使為戎

右欒書請公族大夫掌公族與公曰荀家惇惠荀禮文

敏鷹也果敢無忌鎮靖使茲四人者為之夫膏梁之性

難正也膏梁之人故使惇惠者教之教之使文敏者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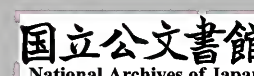
之道其使果敢者諗之諗告其使鎮靖者修之修治其

惇惠者教之則徧而不倦文敏者道之則婉而入果敢

者諗之則過不隱鎮靖者脩之則壹均使茲四人者為
公族大夫公知初奚之果而不淫也使為元尉中軍知尉
羊舌職之聰敏肅給也使佐之給足也知魏絳之勇而不
亂也使為元司馬知張老之知而不詐也使為元侯中軍
奄知鐸遏寇之恭敏而信彊也使為輿尉知藉偃之惇
率舊職而共給也使為輿司馬知程鄭端而不淫且好
諫而不隱也使為贊僕使合諸侯于虛打丁以救宋使
張老延君譽于四方且觀道逆者觀諸侯之有呂相卒道與逆亂者
公以趙武為文也而能恤大事使佐新軍文有三年始文德

合諸侯四年諸侯會于雞丘即雞澤於是乎布令結援修
好申盟而還魏頡卒公乃以魏絳為不犯不可犯以非法使佐
新軍代趙武使張老為司馬代魏絳使范獻子為侯奄代張老
公譽達于戎五年諸戎來請服使魏莊子和之於是乎
始復伯

襄公元年夏晉韓厥帥師伐鄭 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
杞人次于鄆傳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
敗其徒兵于洧上徒步卒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鄆以待
晉師書次兵不加鄭且從晉而未決亦以見復霸之難而晉師自鄭以鄆之師侵



楚焦夷及陳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為之援。

二年秋七月仲孫蔑會荀瑩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

戚傳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曰

善鄭之會在上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次鄭時崔

晉之言獻子告武子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

鄭瑩將復于寡君而請於齊以城事白晉君而請得請

而告謂齊應命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伐

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鄭服豈惟寡君賴之爭息

冬仲孫蔑會晉荀瑩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

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傳冬復會于戚齊崔

杼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事將在

遂城虎牢一名北制漢鄭人乃成爭鄭廿五

三年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

光已未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

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傳晉為鄭服故且欲脩吳好

將合諸侯使士匄告于齊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不

虞之不戒不易言多難不虞寡君願與一二兄弟謂列

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匄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

為不協乃盟于郟外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道遠多難楚子辛為令尹侵欲于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秋諸侯之大夫及袁僑盟陳請服也

穀及以及與之也諸侯以為可與則與之不可與則釋之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故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正矣大夫執國權曰袁僑異之也

晉荀登帥師伐許傳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雞澤冬晉知武子伐許

傳

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續其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

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子奚之於是羊舌職死矣公曰孰

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乃以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

之赤職之子伯華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

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偏屬也書曰無偏無黨王

道蕩蕩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

一官而三物成一官軍尉物事也能舉善也夫惟善故能舉其

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詩言有德之人能舉似已者

國祁奚辭于軍尉公問孰可對曰臣之子午可人有言曰

擇臣莫若君。擇子莫若父。午之少也。婉以從令。游有鄉。
 處有所好學而不戲。弄其壯也。彊志而用命。志記也。命父命也。
 守業學業而不淫。其冠也。和安而好敬。柔惠小物。柔仁惠愛也。
 而鎮定大事。有直簪。無流也。放心。非義不變。從義也。非上
 不舉。做上。若臨大事。其可以賢于臣也。臣請薦所能擇。
 能擇而君比義焉。義宜也。公使初午為軍尉。而軍無秕政。
 傳。晉侯之弟揚于。亂行于曲梁。行陳次。魏絳戮其僕。絳為中軍司馬。
 公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于為戮。何辱如之。
 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避難。有罪不

逃刑。其將來辭。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魴張
 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之使使臣。斯司馬。斯此也。為此司馬。
 臣聞師衆以順為武。順莫敢違。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守官行法。死不
 敢。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
 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違命亂行。不武治事。廢法。不敬。不討者。罪應死。
 且累及揚干。不能致訓。至于用鉞。戮其罪無所逃。臣之罪重。敢有
 不從。以怒君心。敢不從戮。請歸死于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
 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
 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為請。晉侯

晉侯之弟揚于亂行于曲梁

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反役雞澤與之禮食特設禮食以顯

之使佐新軍。張老為中軍司馬。士富為侯奄。

國悼公使張老為卿佐新軍也。辭曰：臣不如魏絳。夫絳之知能

治大官卿也，其仁可以利公室，不忘其勇，不疚于刑勇而

不用刑，其學不廢先人之職。若在卿位，外內必平，且雞澤

之會，其官不犯戮揚而辭順，不可不賞也。公五命之，固

辭，乃使為司馬。魏絳佐新軍。

悼公與司馬侯汝叔升臺而望，曰：樂夫！士民對曰：臨下

之樂則樂矣，德義之樂則未也。善善為德，惡惡為義。公曰：何謂德

義？對曰：諸侯之為，日在君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

德義矣。公曰：孰能對？羊舌肸習于春秋。春秋紀人事之善惡而目

以天時謂之春秋，乃召叔向使傅太子彪。平

四年，無終子嘉父山戎之君使孟樂如晉，因魏絳納虎豹之皮

以請和。諸戎公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絳曰：諸侯

新服，陳新來和，將觀于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于

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

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

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

夏民以代夏政羿代夏相號曰有窮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

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危圉四子羿賢臣而用寒浞浞伯明

氏寒國名伯明寒國君之讒子弟也伯明后棄之后君也夷羿收之

信而使之以為已相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

民而虞同娛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浞信

詐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以食其子其子

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鬲氏靡夏遺臣浞因羿室妃妾生

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

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

燼遺民以滅促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康子滅豷于

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浞因有窮之号未改昔周辛甲之為

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掌田獵者曰芒芒禹

跡畫為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

德用不擾在昔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鹿牡

武不可重數用也用不恢于夏家獸人司原敢告僕夫虞

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悼公好田故魏絳及之公曰然

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

也輕土土可賈音焉可以貨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

也古焉而獲

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震動諸侯咸懷三也以德
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墜于后羿而用德度遠
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修民事田
以時

五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傳吳子壽夢使壽越如

晉辭不會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為之合
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齊世子光吳人鄆人于戚晉初與吳盟也不書盟諱也吳晉之盟春秋終諱之公

至自會傳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戍陳也

冬戍陳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

曹伯齊世子光救陳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傳已入陳

七年韓獻子告老無忌有廢疾厥長將立之辭曰詩豈不

夙夜謂行多露取非禮不可長行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言

有疾不能親政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無忌弟與田蘓

游而曰好仁蘓晉賢人詩曰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

介爾景福恤民為德正直為正正已正曲為直正人參

和為仁德正直備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

春秋經傳集解卷之七十四 林氏注

可乎唐成使韓起朝遂老晉侯謂無忌仁使掌公族大夫

國韓獻子老使公族穆子受事于朝辭曰厲公之亂無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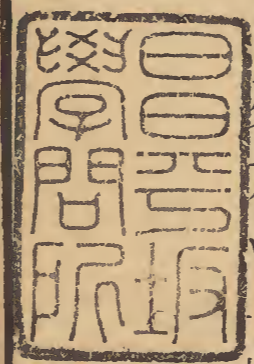
備公族不能死公族同姓也臣聞之無功庸者不敢居高位

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今無忌知不能匡君使至于難仁不能救勇

不能死敢辱君朝以忝韓宗請退也固辭不立公聞之

曰難雖不能死君而能讓不可不賞也使掌公族大夫

難去声指上厲公事



文化庚午

